

風雨十八秋

宇恒題



蒋刚著



風雨八十秋

宇恒



蒋 刚 著



图8 三代合影(一)——前排中为外孙女杨梅
摄于1973年夏月



图9 三代合影(二)——前排一为孙女蒋楠、前排
二为外孙女杨冰摄于1981年夏月

为霞尚满天

——《风雨八十秋》序

单 复

乡情、友情、同窗情、师友情，是人世间最珍贵的情谊。我和蒋刚既是同乡，又是同窗，还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好友，我们都珍惜这种千金不换的情谊。尽管现在天各一方，这种情谊还是如丝如缕，魂牵梦萦。

几年前，曾为他的《晚霞集》写过序言，现在又伏案执笔，为他的近作《风雨八十秋》写序，可见我们的缘份不浅，心心相印。

我们前半生的生活，如一系列火车，都是在同一条轨道上运转的。所以读他的文章，就感同身受，特别亲切。他写的平民，黎明这两所兄弟学校，都是我们受学的摇篮，那文庙、武庙庭院里古榕的绿阴下，都有我们年青的身影；那谆谆善诱，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如何为社会人类奉献一生的老师，叶非英、巴金、陆圣泉、吴克刚、伍禅、吴朗西、陈瑜清、郭安仁等，都是我们共同的恩师。他们的为“万人安乐”的社会而奋斗的理想，影响了我们一生。我们一起几次去沪上拜望巴老，一起出席历届的“巴金文学研讨会”。更凑巧的是在那场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大劫难的“反右派”斗争中，我们都在劫难逃，给戴上了“极右分子”的桂冠，开除公职，劳动改造，前后被折磨了二十来年。总之，读蒋刚的文章，使我倍感亲切，唤起了我的许多回

忆，使我又回到了逝去的青春年华，甜酸苦辣，一直涌上心头，那滋味是难以言说的。

成了“贱民阶级”之后，蒋刚受的罪比我大，被迫上清源山，下放筑渠道，“秀才”扛大石，当建筑小工，做搬运工人，与洪水斗争，差一点丧了命。为了十口之家的生计，他带着病体，藐视病魔，7305个日日夜夜，什么苦，什么脏，什么累，什么险的活他都干过，“六亲不认”，祸延子孙，幸有贤妻，亲友爱助，他算是活过来了，而且活得有滋有味，壮志不减当年。

正像我经常向朋友们说的：“年青的时候，坎坷一点，没有什么关系，虽历尽磨难，却也是一笔财富。老了，再也折腾不起了，就得有一个安定幸福的晚年。”上天不负有心人，蒋刚和我（我们均届耄耋之年）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都有相濡以沫的贤妻，知心知肺的朋友。活到老，干到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民友事业，殚精竭力，为探问老师，不怕千里跋涉，舟车劳顿，真的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啊！

2000年金秋

于北陵寓居

编者按：单复老系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泉州黎明大学巴金研究所顾问。近作有《文坛师友情》两卷散文集。

汪 淳 序

今年4月6日，接天化师自台北市乐业街寄来一封限时挂号信，说他正在撰写回忆录，并附来一份目录及年表，命我审订，并写一篇序。翌日，我诚恳地回他一信，同意为该书校对一遍，但不敢写序。因为我的地位名望都不够，实在没有资格写序。迨5月16日蒋师从台北莅中，携来回忆录的全部底稿，要我校订，并仍盼我为此书作序，我还是婉谢。但今天我看毕全书底稿，我被自己说服了！我被书中的部分篇章感动了！对于这本可以供许许多多亲朋、读者阅览；可以让许许多多子孙后辈借镜的好书，我岂能默尔无言？于是我改变原来的主意了，我不怕人家笑我僭越了，我承诺为此书写一篇小序，以表达我内心的激动和钦敬之意。

读完本书的前三章，我感佩蒋师的求学勤奋、思想进步、满抱革新教育改造社会的愿望；并培养一批批爱国爱民的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青少年。

蒋师离开学校每投入社会活动，他当过正义凛然的报人，当过接管日本人移交的台东厅教育行政业务，又被任命为台东县政府教育科督学兼代科长；将日本学制改为中国学制。他做过这样一件由日本政府过渡到中国政府之教育设施的重大工作。

蒋师回福建泉州后，受聘为黎明大学创校董事兼副秘书长；巴金研究所成立后，受聘为副所长兼学报副主编。深入研究巴金的思想、学术及其文学创作。多次晋见巴老，长谈后获益良多。并多次出席国内外巴金学术研讨会，发表研究论文，普受好评。

蒋师深受巴金和叶非英等教育贤达的熏陶，始终运转于黎明五校（即泉州市黎明高中、平民中学、民生农校、卓然小学和爱

群小学)之间,充分发挥<民友精神>,做出许多有意义的事,结交许多人格崇高的人。让民友代代相传,精神永续不坠,凝结成一股坚强的力量。这股力量。如今就存在黎明学园中,由黎明大学在散发热和光。

蒋师为了联络黎明五校的各届老师和毕业校友,不辞辛劳地自付旅费的奔走於海内外。其维持民友之团结,巩固师友之感情,功不可没。

1958年1月,蒋师被冤枉地打入右派,开除公职,贬为贱民。他以老弱之身,干过泥水小工,两次差一点从屋顶跌下来;干过板车搬运工20年,曾经两次晕倒在郊外,幸遇同事送往急诊室救治,始免於难;又有一次在江边铲煤时,差一点被颶风颶入江中。这些苦难,蒋师都受过了。只因蒋师是一位富有民友精神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意志之坚、奋斗之勇、毅力之强、韧性之足,实非常人所可比拟,所以他能冲破万难、屹立不倒。

蒋师把这些不寻常的事迹写入回忆录中,使这本书的分量厚重起来了。我深受蒋师不平凡的往事所震撼,也为蒋师克服困难的精神佩服,爰谄数语以代序。末尾,并附拙词一阕以抒感:

诉衷情

黎明五校育才宏,民友贵真诚。蒋师心力交注,数十载、苦经营。忆往事,雨初晴,晚霞明。大江南北,宝岛西东,咸播佳声。

汪淳於台中容安楼

2000/5/25

编者按:汪淳老系台湾中国医药大学医古文教授,已退休。

自序

我是个才疏学浅，愚钝庸碌，半生坎坷，毫无建树的人，没有什么值得记叙可以献丑於世人的事，不应浪费笔墨为自己写作自传留诸后辈，贻笑大方的。但为什么却又在这劫后余生、耄耋晚年之时竟勉力写此回忆录来呢？首先，父母养育之恩，亲友爱助之情，廿载厄运的噩梦，无时无刻不在脑海中澎湃流涌，提醒我必须记录我的八十多年欢乐与苦难的风雨人生；挚友们也认为有必要把那段 20 年右派生涯的历程与思想斗争情况写下来让后人借鑑，尤其是把那段在九死一生的危难中战胜自己颓丧志气，战胜病魔，终于“柳暗花明又一村”，仍然轻松有所作为地活到今日的经历记录下来，以免枉过此生。我也曾提起笔来，打开忆念之窗，思潮汹涌而来，但又无从下笔。往事不堪回首，回忆往事是痛苦的，对自己是一种难堪的折磨，不如“过去的让它过去吧！”，何况我这苦难而平凡的一生无足挂齿，何必徒费时间与精力来记述它呢。因而一再搁笔。

今年来自觉体力下降，记忆衰退，眼力不济，手抖神疲，回台参加老人免费体检，得知前列腺肿瘤经手术却又复生，呈恶性状态，医生要求我立即切片检查方得及时治疗；而且右脑时常发痛，右眼视力模糊，经常晕眩不能自持，须卧床休息一两天后才能自如，对去年 CT 检查报告上所提疑问才引起重视。对于疾病我向来是藐视的，并不苦恼，但感来日无多，如不“只争朝夕”，即使下笔也可能难以写好与完成的。仲春旅台（我虽入籍却实是作客的）没有杂事缠身，终于购备笔纸，开始构思下笔，花两月时间写了初稿十五万字之谱。下笔时每感手头缺乏资料，回忆往事却是模糊与零碎的，写作中无从查证后得以改正。加以

急于求成，草率就章。回泉就教于挚友，经指摘：“内容简单粗糙，杂乱无章，前后不统一，不应将记叙往事与政治感言合二为一，不合回忆录体例……”等等，自己审思后也觉虚浅、错杂，因而另起炉灶，重拟写作提纲，自七月九日起重新下笔改写，依时间次第忆述，碰到疑难时询诸亲友或查证资料。泉州家中有我多年拍摄或朋友摄赠的照片，数千幅，还有八张用摄录机拍摄的录相带，可供查阅。帮我追忆往事，思路较为清晰，昔日的情景如电视记录片般历历在目，大大有助我的忆述，因此写出的内容较为详明细致，充实生动，较有可读性，虽十分辛劳，自己审阅后，精神振奋，堪以自慰。因此不揣浅陋决定付梓，分送亲友点谬。假若获得青睐，留作纪念，则感荣幸了。

近年来每得噩耗，知有不少亲友、同学弃我先走一步，有的康强早逝，令人痛惜，我之衰弱者又尚能有多少时日？知既往不可追，但不悔痛惆怅，往事让它随流水消逝。但愿这本小书能顺利出版，如吴克刚老师临终前见到他的大作《一个合作主义者的见闻录》时，含笑瞑目，心安理得而走，则幸甚矣！

蒋刚于泉州兰舍
2000年9月完稿时

目 录

单复序 汪淳序 自序

第一章 我的童年	(1)
第一节 树兜村的崛起	(1)
族开鹅瑞 富甲泉南	
第二节 印尼华侨与辛亥革命	(5)
泗水爱国华侨的活动 辛亥泉州光复	
第三节 军阀混战与匪患频繁	(8)
军阀割据与混战 闽南匪患民不聊生 封建械斗	
第四节 英勇的晋南联乡保卫团	(13)
冬防自卫 高匪为国罪行 乡团联合三袭高匪	
高为国匪军的覆灭	
第五节 幸福的童年时光	(18)
慈母与严父 难忘的幼稚园生活 稚年生活杂忆	
功德与失德 战火无情家道中落	
第二章 我的青少年时代	(31)
第一节 《三字经》与《幼学琼林》	(31)
我的新居 庄氏家塾	
第二节 小学生的无奈	(37)
西隅小学 新隅小学	
第三节 感念平民小学	(40)
平民主义教育 生命的转捩点 东北沦亡	
第四节 激情的中学生时代	(44)
平中老师 巴金来校 平民公社 读书互助	
社会活动 无神论者 十九路军与闽变 辍学避难	

第三章 我的教育工作	(58)
第一节 初当孩子王	(58)
金镜小学 乡村塾师	
第二节 三个光头老师	(62)
龙塘小学 震华小学	
第三节 生活教育与社会实践	(66)
战时教育 社会实践 因病辞职	
第四节 山村小学的苦与乐	(74)
大众报人 琉塘小学 劳动建校	
第五节 爱群小学与石狮人	(79)
侨区石狮 爱群小学	
第六节 不屈的新华师生	(82)
新华小学 电讯编辑的夜生活	
第七节 新环境的历练	(86)
折翼的鸟难高飞 收回国家教育主权 行政工作新尝试	
对外国学生讲三民主义 在“二·二八”的日子里	
民众教育初探 与大学生交朋友	
第八节 民生农校的完人教育	(108)
希望与失望 完人教育 人民教师的社会责任	
第九节 杏坛上的硝烟	(114)
喜迎新社会 思想改造 社会工作 调职七中 硝烟弥漫	
第四章 我的右派生涯	(122)
第一节 厄运降临	(122)
整风与反右 言者无罪 另立标准 右派的命运	
第二节 厄运中的挣扎	(126)
当建筑小工 追上清源山 下放筑渠道	
秀才扛大石 做搬运工人 与洪水斗争	

第三节 等外之民	(145)
沦为贱民 六亲不认 祸延子孙 幸有贤妻	
第四节 生与死的搏斗	(147)
为了十口之家 藐视病魔 7305 个日日夜夜	
第五节 文革声中看武斗	(158)
文祸与“走资派” 文斗与武斗	
第五章 我的社会活动	(162)
第一节 噩梦醒来是黎明	(162)
第二节 重握秃笔	(162)
再上讲台 当通讯员 为中新社撰文 初探侨史	
陶研初探 编《黎明学园信息》《老园丁》试编	
编写《民友信息》 主编《怀念集》	
第三节 黎明事业与民友精神	(170)
参与筹建黎明学园与黎明大学 筹组平民中学校友会	
第四节 参与筹组泉州退休教协	(176)
第五节 参与筹设巴金文学研究所	(177)
第六节 研究巴金 学习巴金	(179)
编写巴金研究书刊 上海巴研会议 泉州巴研活动	
成都巴研会议 苏州巴研会议 襄樊巴研会议	
第七节 韩国史研究与活动	(196)
汉城会议 参观史迹 游园舞会	
“三八线”上 杭州会议 探望巴金	
第八节 旅游与访古	(206)
畅游苏杭 北京揽胜 西安怀古 二游日本 蜀都风景	
两进渝市 星洲访友 印尼探亲 两广游踪 访古寻奇	
第九节 宝岛的新貌与异景	(243)
探亲访友 新貌异景 期望统一 友谊长存	
蒋刚年谱简编	(253)

附录	(257)
----------	-------

一、珍贵的友谊——谈谈巴金和他的挚友们

二、略谈中韩民族友谊

三、谈谈巴金的博爱思想——兼论无政府主义者的伦理观

四、黎明前的阴霾——为梁君夷小说《象山恩仇记》序

后 记	(281)
-----------	-------

第一章 我的童年

第一节 树兜村的崛起

族开鹅瑞 鲤城西南，有座巍峨高矗的紫帽山，山巅有座凌霄塔，山后有座金粟洞寺，山坡上长满灌木与茅草，乱石隐没其间。传说仙人在一些乱石上刻上一百个“心”字，每个“心”字的形态。书法各异，象征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又说，谁能找出这一百块刻着心字的石头，那将“洪福齐天、一生安乐。”于是，不时有从各处来的有心人，徜徉在乱草之间，寻找那刻着“心”字的石头。〔1〕

紫帽山朝北，与鲤城北郊的清源山遥遥对峙。山前是一片平原，阡陌相连，几座红砖赤瓦、古香古色的五进大厝，傲视着它周围的低矮农舍，人们一眼就可看出那是富裕之家，其中一座大厝的主人是个年过半百的老汉，他的老伴早逝，膝下无子，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父女相依为生。由于他为人和善，人们称他“杨长者”。这村子占地不小，但户口不多，全村大都姓杨。一天傍晚时候，杨长者到户外田野散步。忽听到“嘎、嘎”之声不断自远方传来，循声觅去，却见一群大白鹅四处乱窜。一个少年手持竹竿赶鹅，想把它们赶拢一起，却无论怎么努力，总是无法把它们集合，因此那少年急得哭出声来。那时天色渐黑，田间路又不好走，杨长者觉得他很可怜，心中不忍，就上前帮忙他赶鹅，终于，把十几只白鹅赶在一处了。那牧鹅少年十分感激，拱手躬身向杨长者道谢。杨长者见那少年约有十五六岁，虽穿着褴褛，却眉清目秀，十分可爱，就向他询问究竟。那少年告诉老

伯：他家在西邻不远的山仔村，他名叫蒋四郎，上有三位哥哥，是种田人家。他因外出牧鹅，眼见天色黄昏，想把鹅群赶回家去，不料却越赶越远，竟然因赶鹅到了贵村，承蒙老伯帮忙把鹅群集拢一起，实是万分感激。说完又千恩万谢！长揖不止。这时天已大黑，杨长者担心那少年这时赶鹅回家，田间路不好走，况且又冷又饿，令人十分同情，因此挽留少年把鹅群赶到自己的畜舍，并留他住下来。于是这牧鹅少年在老伯家饱餐后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杨长者还帮少年赶着鹅群回山仔村去。路上，杨长者详细地询问少年家庭情况，知道他父亲原当过御史，为人嫉恶如仇、廉洁奉公，因朝中奸雄当道，故辞官回乡，带着四个孩子务农，不问世事，倒也清静平和。现在三个大儿子都已娶妻育子，只有这幼子因年幼尚未言婚。杨长者仅有一个女儿年未及笄，心想，如果招赘入宅，传宗接代，日后也有依靠。当他看到这牧鹅少年人才一表，诚实厚道，谦恭有礼，令人喜爱，早有将女儿许配之意，知道少年家世，觉得相当适合。到了山仔村牧鹅少年家，就向少年的父母亲提出招赘要求。经过多次交往，双方建立感情，彼此进一步了解，就把亲事定了。两年后山仔村蒋姓少年入赘树兜村杨家，传为佳话。

蒋四郎与杨女结婚后，连育五子，依俗例除长子姓杨外，其余子女都应姓蒋。繁衍下去，村中姓蒋的竟比姓杨的多，而且令人想不到的是，原本树兜村二十多户杨姓人家，不是因天灾人祸，人口逐渐稀微，就是因故举家外迁，后来只剩下那例应姓杨的这一家族，其余全是姓蒋的了。于是那姓杨的家族就提出复姓归宗，改为姓蒋了。自此，树兜村就成为蒋氏村庄了。说来也怪，原来姓蒋的山仔村，蒋姓人家却越来越少，至今最多剩下不到十户和那座“蒋氏家庙”而已。〔2〕

由于树兜村蒋姓家族是这样繁衍兴盛起来的，人们就称蒋氏家族为“族开鹅瑞”。

富甲泉南 上述故事是发生在明朝中叶。树兜村蒋氏族人除了个别家庭有子弟曾中举在外省为官外，多数族人大都是务农为生，过着赤贫生活。到了清朝末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政治更加腐败，财政更为拮据，为了偿付赔款，横征暴敛，加重人民负担，加上天灾人祸，百姓生活痛苦万分，树兜村民有的外出谋生，有的冒险到海外拼运气。据说，树兜村第一位飘洋到荷属爪哇岛谋生的是“楼下角”的蒋既淑（宿）先生。他因在家乡生活不下去了，就到漳州府龙溪县谋生，改业理发，但日子也不好过。大约于清道光戊申（1848）年间随漳州人南渡爪哇岛泗水埠（即今印尼国东爪哇省泗水市），先以理发为生，后当小贩，再经营小店，经过二十多年的勤奋苦斗，竟成富商。到了清同治癸酉（1873）年衣锦还乡，在家乡建了一座回字形的大宅。这座造型特别的古屋，至今犹存。

树兜村人看到蒋既淑（宿）先生冒险远渡重洋到异国谋生，竟然能够发家致富，就有人要他提携随他南渡。由于清末政治腐败，生产技术落后，农村经济日益凋敝，迫使农村青年陆续冒险出国谋生。后来，为了求生也为了发财，附亲攀戚地到南洋去的更多。经过亲引亲、戚引戚，先后到爪哇岛或其他地方谋生的越来越多。至光绪年间，树兜蒋姓村人侨居泗水市的已有数十家了。但他们发展成为富商的并非容易。一般须经过初到时的“浪帮”〔3〕（投靠）亲戚家做临时工，当学徒，学习当地语言，熟悉异国风俗习惯，经商常识，然后进而做“背伯”（小贩）独立谋生，在“巴刹”（市场）上摆“他空安”（摆地摊卖东西）。后来，稍有积累才开起“阿笼仔”（小店）来。有些善于经商者，终于办起“土库”（公司）来。成为当地富商了。这些经营公司的富商大都聚居在泗水市的“把必安”街，他们使用的商号大都以“合”字冠公司名，较著名的是“合德”、“合顺”、“合泰”等公司。我的祖父蒋报策，叔祖父蒋报料合办的

公司叫“合利”号，此外，尚有“合昌”、“合荣”、“合源”、“合祥”、“合春”、“合芳”和“大合记”等商号。这些公司大都是经营咖啡、蔗糖、大米等土产品的收购与转售。获利颇丰。其实，他们是在荷兰殖民者所控制下，既以低价向当地人民收购土产，进行剥削，又在荷兰资本家所开大公司订下的收购价格下卖出，受荷兰商人欺压，他们不过是中间者，但是对当地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树兜村侨商大都是在上述情况下发家致富的，他们发财后都先后在家乡盖起一座座大厝或洋楼，树兜村就成为晋江县新门外有名的富乡，甚至在某一时期被誉为“富甲泉南”的侨乡。

注释：

〔1〕据紫帽山金粟洞寺主持释心定说，他经过多年满山寻觅，发现尚存的“心”字石刻还有74块。

〔2〕据了解，现在鲤城区满堂红乡山仔村蒋氏家庙尚存，但该村姓蒋的已不上十户了。

〔3〕所谓“浪帮”、“巴刹”、“他空安”“阿笼仔”和“土库”等称呼，都是华侨在当地“土华结合”地创造出来的名词，其他外来人是不会领会其含意的。